

語絲第一四九期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七日出版

近來

仲殊

近來他所感覺到的，——最令他徘徊在十字街頭的——交戰于胸中，就是那不能解決的幾重人生底矛盾。海南底初冬，雖不似北地底深寒，但看見幾片落葉，聽一聽帶有秋意底北聲；有時候浙瀝的絲雨，灑在枝頭，對着殘紅一瓣一瓣的飄零，也會教人想到兒時嬉樂的故鄉吧！

前人有那「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底詩句，也算把一種鄉思，說得情切而委婉了吧。故鄉實有令人繫念之處。一個人要作那兒時底回味，除去慈母底懷裏，不是故鄉底陌巷，故鄉底山水，最浮在心頭嗎？

可是所謂「家山睽隔異鄉獨處」底話，最足以引起人生在客地底煩悶的，在他却並非如此。

他離了山青水綠的故鄉，作終歲飄泊的生涯的，已將近五六年了。他想起媽媽底慈顏，想起還不高三尺睡

在媽媽底慈懷裏，想起依依繞在媽媽底膝下，想起媽媽叫他着「乖乖」底慈聲，他竟會流下幾點忍心的淚。尤其想起春夏之交底黃昏以後，隨著媽媽到海邊底沙灘，拾着金黃的貝殼，看波平如鏡的大海，映出一輪婆娑的明月，他竟不知有如何的沉痛，會蜷伏在草地之上，找他的媽媽底慈愛的面龐，和一灣流水幾點青山的故鄉，終于和淚的直到夜深入夢。

近來呢，他不是如此了。他忍心把媽媽底慈顏忘記了，他不去再想故鄉底風味了。不是故鄉來仇視他，又不是他去仇視故鄉。他和故鄉的二者之間，似有一種無可說的離心力，當他和故鄉表示絕交時，他就決計不想再到慈母的面前。他知道慈母是最愛他，他知道慈母對他抱一種偉大的期望，但他終于下一個忍心。從他和故鄉隔絕以後，他也知道母親要添上幾多焦心，他也知道母親要爲他流淚，但他又終于下了一個忍心。他就決計飄泊了。把慈愛的故鄉，再也不掛在心頭了。

不是故鄉拒絕他，不是他向故鄉宣戰；不是無端的

把慈親忘記。他有不可解決的問題，纏牢他一生，使他不再依念故鄉，不再回到兒時的鄰里。

這自然不是他情願如此了。但他竟決然地做出來，這是最先發現的矛盾在他心中，尤其在辭別故鄉最後底一天。

那時他安然地結起婚來，會給人家一個很大的驚駭，說他是從此回頭了。他從天真的小姪女，阿俊的口，聽出真實的消息，他知道人家以為他是不回來了，這驟然地變換態度，免不了旁觀者的懷疑，其實是他的矛盾。當他首途返里時，他是這樣想着：

「算了吧！犧牲自己，救濟他人吧！是的！犧牲現在，以求將來吧！」所以他到家以後，默認似的不發一言。還不滿五歲的小阿俊，會發出天真的嬌音，向他說着：「二爺喲，人家說你不來家的呢？」他聽了一次，總是要把那小蘋果般的頰，吻了幾回。但他竟因阿俊的話，又引起離愁。在結婚的一天，他又是這樣想着：

「無論如何我不，——我怎麼能對得起她在和我臨

別時說的話呢？」這樣一來，他算是草草結了婚，但除終日睡夢外，無處可以發洩他的悲憤。他不是先有成見，說這是不圓滿的結合；在這聊聊的幾天，證實他是陷于失望中。因此他又驟然地一變：

「什麼生米做成熟飯？不問！還是奮鬥到底！——不，實際上很困難吧？啊！完全做錯得了！」他想起不該回家，他悔恨已無從悔恨。他就出于一個不得已的主張，他想着此番出去，再也不回家了。

周轉的時間，說嫌他太慢，但也匆匆過去幾天，他收拾行裝，預備首途再赴學校了。

「不是我說的，二爺是捨不得走喲，一天到晚不出房門。」這是趙媽——在他家多年的趙媽——向他說着，有點像具有老資格似的說着。他正在理絡網籃，母親站在一邊。

「……」他稍爲的笑了一下，勉強的笑了一下。他看見小阿俊遠遠地從廚房裏氣喘喘地跑來笑着：

「二爺喲！」

「什麼？我這回去帶好東西給你。」

「不是的呢？二嬸說不許你走呢！」這一句還沒完，幾個人已經是鬨然大笑。小阿俊被她的母親攙過去，教她不准再胡說亂講；人家還是笑，阿俊只是呆着。不知所謂。在笑語中，又聽出是趙媽的聲音。

「這到底是那裏說起？現在的小孩，也不真是奇怪？這話怎麼想得起來的喲？」——但他在這笑聲和語聲中，他不好插言。

「才喲！這回上學堂，到放假時也早點回來！外邊有什麼留念喇？」他母親對他下了一句命令的兼有勸告的話。

「是的，一放假就回來。」他不敢遲疑的回答着。其實，他心裏想說：「媽媽，我不再回來了。」但決不敢說出口，他想假若說公然說出，媽媽要作何態度？他把忠實的心思，對媽媽隱藏了，欺負慈愛底母親了；他看媽媽對他說話時的一種無上的希望，想起此後再不得見媽媽了，在這一刹那想像中，他幾乎吊下淚來。

「媽媽，那不是船喊的烏烏的聲音吧？」聰明的小阿俊的耳朵，會打斷大家的談話。

「趕快要走找船艙。媽媽在家了，我走了。」

「什麼事這樣急法，也還進去分付幾句喲。」他的嫂嫂說着笑了，他也勉強表示莞爾的意思。匆匆地脚夫在前面走着，他也跨出大門，他似有不忍的，回頭望一望，他母親對他說：

「才喲！今年早點回來呀！」

他從矛盾中下了決心；他這堅持的決心，竟戰勝思念慈母的愁懷，直至現在。在離家的一天，在乘船欲去的時候，他母親焦慮他的憂心，被那夕陽垂下，黃昏以後的一層深隱慘淡的幕子照着，也恐怕直至現在沒有開解吧。

離家以後的一天一天，竟不知他具何種的人主，也就昏迷地過去幾年。他抱着失望後底奮鬥，也終於失敗。這樣，他終於到無可如何時，他竟會想起一次落水時所受耳際波濤的鼓勵，他竟要堅絕態度。

「是的，把自己也看得輕些吧！十幾萬萬人類中，少了一個，還比不上丟去馬體上的毫末，有什麼要緊？」他會如此想着。所以寫給他五年不見的摯友的信，是這樣說的：

「NF：

人世匆匆，蓋如一夢耳。函詢我以近狀見告，並問近來的感想，又有何可足言乎？

近來在矛盾中討生活。說不定，這最近的假期內，還會有我這個人，留在人世間。——不，這向我仇視的宇宙，不能容我再流連了！

入世二十幾年，只換了「矛盾」兩個字。君亦信乎？自呱呱墮地，不能言語，未有智識，憑着自己所謂本能，向四面八方戰鬥，從無計千萬微生物的包圍中和不能一刻免除的疾病危險中，得以生存，是爲有無量的希望吧？——你說我太誇大吧？是的，是父母撫育我，纔能長大的，父母對我也若有若大的希望了。但我偏偏要拋去這種希望，你要說

我頹廢，懦弱呢？還是說我感覺矛盾的人生呢？

白天要醒着，夜裏要睡着；既要吃飯，又要排泄，這是爲什麼？說生有重大使命，偏找不出一點目的，這是什麼原因？是不是爲着要做將來掩埋的枯骨，才要趕快去找美滿的生嗎？啊！人生亦太可憐吧！

人生是在矛盾中求生活吧！

說不定還會有信給你？在此十二分祝你

安好」

是的，又何必如此？他也常想到這是爲什麼？終日的周旋在女兒隊中，不是令人有精神上高尚的生活嗎？那純潔的女兒，真也會教人忘懷一切吧。

「莫先生，你認識不認識我啊？」

「莫先生，你爲什麼不教我們這班書呢？」

「莫先生，你不要忘記我啊？」

「莫先生，你認識我嗎？」

從這許多問話中，他只回答是：「我不認識。」

「噢！你不認識我？我一看小說，你就叫我站起念書咯。」——說得大衆都笑了，他也忍不住。

他被這些天真的女兒，有時竟打去他的一向的堅絕。但他同時又感覺到，這天真的程度，要以年級班次來計算，做標準，那恰恰將好成爲反比例。年級愈高，再也聽不出那種天真的話。因此，他又轉而感覺到人生只是虛偽。所以他對年級高的同學，所說的不是心裏所預備的，所想到的。是又一種說法：

「人類是永久在創造中，人生底價值，就在創造。人生底目的，是在進行不斷地努力的奮鬥，爲自己和人類創造。消極是表示懦弱，是人類底寄生蟲，是人生底毒刺。消極更是青年人所不應有的，人類不容有消極。人生是積極的整個。」

畢竟，他又是一個能說不能行的人。這樣，他受着矛盾的人生，常常被人家說着：

「莫先生，你的言辭是富有革命性的。——可是你的行爲是有一些浪漫了吧！」

他沒有回答。他平素是反對什麼浪漫的。因此，他就想到趕快完結了一生吧！

「什麼是美滿？什麼是人生底美滿？虛偽吧了。」這是他近來奉爲唯一的信條。無形中他就被所謂浪漫底生活，把他困着了。不，不浪漫又怎麼是好呢？

他的所謂浪漫生活，也不是現在才開始的。在被那什麼不能解決問題，纏在心頭，他把全部的學生生活，就昏迷地哄過去了。在整千整百的學生窟中，他會終日不被人家看見；有時却發現在城牆上倚着石兒獨睡，每日的什麼上課下課，在他心目中已置之度外；至于研究什麼學問，探求什麼高深學理，談什麼問題，他更視之爲牛毛一般的自己煩惱。

他想起過去，看看現在，也是在矛盾中。

近來的現在，他又轉復到矛盾的浪漫生活中。

「喂！第一堂有課沒？到鐘點了，快點起身吧！」他聽到對房同事卜君，向他常說這一句話，他會引起無限的傷心。現在和學生時代完全不同了。從前把什麼上

課不上課，全看一時自己的興趣來定。睡到十二點鐘起身，吃了中飯，一個人去獨尋台城和鐘山底舊夢，只要是興致所在；現在呢，他能有如此的自由嗎？這自然是所謂職務和討求什麼生活的矛盾。

他一方面要被律規式的限制，不能趁過一時一刻的去上課下課；他惟有自由的夜晚，明亮燈光之下，拿起一本小說，不用心思的讀去，等他注意到桌上的小鐘，已是上午四點多，這是他慣常的；悶極到無聊，跑到屋後曠野的操場，享受夜靜的恩惠，不到那「已不知東方之既白」，皆捨不得返回。他覺得這倒是唯一的安慰。這樣，他心中有無上的愉快，——只是身體上有不讓他這樣做的趨勢。精力會感覺到疲倦，上課是近于敷衍了，不是牙齒痛，就是頭痛；但是同事皆說他為教授太勤力。他十分希望這頭痛，再利害一點，就這樣痛過去吧；但同事誠懇的勸他醫治，苦心苦意的教他買一些補腦汁。那末，又走上矛盾的一條路。

他要想起嘴裏所說，手裏所做，也是矛盾。尤其難

過的，就是他心裏所想，筆底所寫，皆免不了矛盾。他在那校中發行的刊物上，登了一首無聊的詞，他是預備這樣寫的：

吹絮東風軟，淋花細雨忙，去來雙燕費思量，不信  
困人天氣日初長。生慣嬌無奈，含情意未妨，等閒  
莫負好時光，只是小姑居處本無郎。——他那裏有

這樣大膽，他且裏敢如此，他就不得不另換一個寫法：  
春去春猶在，人生總渺茫，等閒莫負好時光；且看  
一溪流水帶斜陽。——這樣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天下的事，非自己經過，不得到實際領受的境界；并且  
這種感受，只有在自己的直覺上，可以領受，就是用十  
二分的文學手腕寫出來，不但不能得看的人同情，連自  
己也會抱一種辭不達意的隔膜的遺憾，所以有多少小  
說，滿紙的淚喲，苦喲，像表示自己的沉痛；但是人家  
看起來反覺得好笑。他現在却有如此的境遇，受着雙層  
的痛苦。已經感覺到人生底矛盾的痛苦，又沒有文藝底  
心思，表現出來，令人知道他的痛苦。他唯自己感受

着，那旁觀的人，更是無所知了。

「近來你不至于再像從前那樣了嗎？」在數千里外，也會有一個同學，而又同鄉的，是對他疑問。他從痛苦領受中，毫不疑議的只答着：

「這還說不定」——這五個字，他又會應用到回答他父親給他的信：

「光榮兒悉：五年不歸，益增我邁年傷心。近來北地已布寒霜，想南國亦漸秋風。在外總宜保護身體，早晚知冷暖；言語宜謹，食物宜慎，古人所謂禍從口出，病從口入也，家中有何痛悃，汝竟不回乎？汝母每一念汝之依依膝下時，只兀坐垂淚耳。……」他想起父母終是父母，他惟對着爲他焦慮的父母流淚，他惟忍心；但他總沒有勇氣，說出一句肯定的話。

「說不定。」這是他向同事治安君，問着是否繼續下去的時候說着；

「說不定得很。」這又是很快的對老胡說着，他也是問道假期是否返回，并且有點留戀的意思。

語絲

第一百四十九期

的確，幻忽的人生，怎麼能有一定？朝能保暮嗎？不見得在睡夢中不會長眠了吧？行在路上，站在地上，那一兩秒鐘能教人結果的腦充血，原是平常的事。就是不，在這個年頭，能有一個保險證嗎？——是的，還是說不定。所以當幾個同學問他說：

「莫先，（生字，是被聲音輕而快，聽不出來，）你還要返來嗎？一定返來？」

「莫先生，你消極嗎？」

「你爲何這般消沉呢？」

「你真會就想趕快結束了一生嗎？」

「……」（雖沒有說什麼，却有問的意思。）他聽了這些，像開動留音機唱片似的回答着：

「說不定。」

二六，秋夕，

別後

大孚

上姊：

你是昨日下午夜色迷離時分離我這裏回你的學校裏

一六七

去的。你來京半年，我們相見了幾乎有十多次。然而那些機會是偶然碰着的，那些時間是短促的，那些談話不是半帶玩笑的膚淺話便是我們最所詛咒而常於不知不覺之間要應用的應酬話；固然，從前你在南中，我在北國，而彼此精神上的相識總算有二三年的歷史了，然而在這樣泛泛的相見之中，我何嘗認識你的真你？你又何嘗認識我的真我呢？昨天的會見是我們預先約定的，時間呢，雖不能算很長，然而總算盡量的于可能範圍之內延長了，談話呢，雖然說不上什麼滔滔不絕的暢所欲言，但是在這次答問中，我認識了你性情的慈和，對人的真摯，談吐的活潑，舉止的大方，思想的不落俚俗。——在這一席話裏，令我腦裏留下一個永難磨滅的印象。

昨天黃昏的時候，你說要走，我本想留你再談一回，但是偏偏湊巧接四連三的有幾個朋友來訪我，他們看見有個你在，都向外走着說等一回再來了，那時我觀察你的意思以為你在此地阻礙了我許多朋友來談話都

不可得，彷彿心裏頭很難過似的。同時呢，房門口有許多同鄉們在那裏做飯吃，喧喧嚷嚷，于我們談話亦着實很不方便。而且光明之神亦真不做美，我這裏的電燈是很久很久未嘗發生過毛病的，昨夜偏偏等了好久，而燈光仍是不來，我初次和你深談，竟接待你于這種漆黑似的斗室裏，我的心如何過得去？這樣，我就送你出門口去了。我們走到大門口的時候，正值大街上人家熱烈地送什麼喪禮，一時簫笛聲，鑼鼓聲，鬧個不休，真是喧震耳鼓。在這人馬喧囂之中，僱車是很不便的，我最初想親自送你到你的離此不遠的學堂裏去，但是後來想想你也許會嫌我太客氣的待你呢，故僱着一輛車，雖不免貴些，也就叫你坐着走了。我在這人馬喧囂的情境中，望着你座的車越走越遠，直到向西轉灣我看不見的時候。我後來踱回房中，外邊馬路上的喇喇嘩嘩的簫笛聲，鑿鑿叮叮的鑼鼓聲還是很熱鬧的奏着。不禁令我回想起你我日間所談的一切的話以及已往的我知道的關於你的種種情形，在我腦海中盤旋着，馬上叫我決定今

天非寫封信給你不可。

我知道西子湖邊有個天真爛漫的你，L姊，是三年前的的事了。最先我在C胡同L表姊住所裏看見一張站在「三潭印月」上邊照的像片，我問她是誰，她說是她的鄭某某表妹，然而我那時不大留意，故連名字都記不清楚。後來O兄和M姊雙雙地由此地南行，我是跟着P兄送他們到天津去的。當我們問到他們行程的時候，他們述說他們打算過滬要到杭州去逛幾天的計劃。M姊說：「我們到杭州的時候，有一『鄭仔』可以伴找遊湖。『鄭仔』是頂好頑的，從前她在北京的時候，跟我同在一間補習學校唸書，我們下課後不是一齊去行街，便是一齊去找東西吃，玩笑更不用說了。我頂中意和她玩，她是『細備仔』，我們這回看見她，不知她有多少歡喜呢！」這回在我的腦子裏漸漸印下「鄭仔」的印象了。

過了半年吧，因M姊的介紹，你和P兄常有信子來往。P兄常常把你寄給他的信給我看，記得有封信你說：「二孀打牌去了，我陪着二妹三妹在家裏玩，我們

等一回要燙隻雞來煮粥，雞粥煮得個些真甜。真好吃，二妹說她要吃五碗。三妹說她要吃四碗，我與吃五六七八碗，P哥，你要吃幾碗呢？」你在信尾還畫了一個碗，熱氣蓬勃地向上蒸發着，說這碗雞粥是要讓P哥吃的。記得又有一封信你說：「今朝我穿了一件新做的很時髦的衣裳，大家都說我真漂亮……現在杭州的桔子正是當時的時候，S小姐送我一小簍，把牠剝開皮後，香味真好嗅，我剛才和二孀二妹都吃了幾個，真好吃。P哥，你想吃嗎？可不要掉口水哩！」信尾亦畫了一個很小很小的，說是讓P哥和我分食。我那時幻想出一個人：她是一個家庭中的大小姐，性情頂聰明和頂活潑，她的生活是領着弟妹們在西子湖邊尋食尋玩，是現今世界上過着頂快活的生活的人。就是那年冬天，P兄南旋，他過滬遊杭，又間接地傳來關於你的好多消息。後來我寄了幾本書給你，你寄了一張相片給我，又彼此通了幾回信；你信裏總是愛說笑話的。去年的三月，P哥由南北返，他到京後的第二天晚上就約我到北海的樹陰

下去。那晚我記得是大風，但因面前有寬廣的積水，塵土倒是沒有的。我們對着瓊島在一張臨水岸的可靠的長椅上坐着，遊客很是寂寥，背後頂上的大風吹着林樹，嗚嗚作響，瀕水的蘆葦左右搖曳着，對面白塔和漪瀾堂上下的燈光映在水上，顯出閃爍的燐光。在西南的金鰲玉煉橋上，若斷若續地有各種車在那裏經過，這是我從那些隱隱約約的時而往東時而往西的燈火辨別出來的。P哥詳細細細爲我述說在杭承你引領遊湖及爲其介紹女士的情形。他再三說，對於你殷懃相待的盛意，永遠都不會忘記。我當時聽了他所說的你，覺見你真令人人生無限的敬愛心，我真恨不得馬上能與你見一面呢！

去年暑假我離京南返，原先本有遊杭之意，記得曾經一度把這意思告你，你就來信說極願我去遊湖的意見。我回家後，受盡種種惡劣環境的刺激，我脆弱的心靈被了無數的傷痕。那時聽說你也因事弄得心緒極爲不寧，一直到今年你來京之前我們差不多都沒有通過信了。

你到北京如今差不多半年了，我們雖會相見過幾次，然而都沒有像昨日那樣的談到淋漓痛快。你活像一個小孩子，見過你的人都這樣說，是的，你真是一個小孩子，假如說一個人性格的如何，止要就其外表行爲如何而定便算足夠的話是靠得住的。而且你自己亦曾經說過：你的同學有的叫你「傻姑娘」，有的叫你「小姑娘」，你都承認。但是，你在我們昨日的談話不是說過了嗎？「做人應該多交相知的朋友，不論男的女的都應如此，遇着事情需要人家的幫助的時候才可以得到。」這我認爲決不是小孩子說的話。還有一件事足以證明你不是一個小孩子：你對於你自己和H哥的婚事，不是疊次說過沒有成見的嗎？說是沒有成見，自然是可以結合的成分居多；你那姓梁的表妹看見H哥聯珠似的寫信央求你寄給他一張像片和懇求你不要像從前一樣的對他冷淡，她就再三勸告你去遷就遷就他至少也應該寫封信覆他。然而你對我說的是：「不讓他嘗嘗滋味，他那裏曉得什麼叫做甜酸苦辣？」這句說話，誰說是小孩子說得出的

呢？許多人都說你——且哥有種種的不滿意，然而在我看來，你才是真正愛且哥的。

你是很愛交遊男性的朋友的，自然，交遊女性的朋友你更是喜歡；這樣的態度，我以為是今日真正婦女應持的態度。現今一般男性和女性的青年之間，差不多都是先有目的，後有交遊；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要是彼此都沒有抱着把對方變成自己的終身伴侶的野心，便無需做朋友。於是所謂社交，除開被人用作求愛的途徑之外，好像就再也沒有其他的意義。這種人受從前傳統思想的遺毒實在不淺。在從前被「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勢力束縛之下，大家對於男女的交遊，誠然看做「洪水猛獸」；可是現在是二十世紀的時期了，為什麼大家還是這樣呢？為什麼把社交的意義看得這樣狹呢？

且哥心裏似乎不很愛你廣事交遊，要你多讀些書做個正經的人，是不是？要是這種推測是對的，則我以為且哥止看見做人的一面，而沒有看見做人的另外的一面，「其意則是，其言則非也」。你的意思，好像跟我

差不許多，這是我從你屢次表示厭且哥之好干涉你的言詞間觀察出來的。記得你會說過：女人多多交男朋友不要緊，只要自己心地清白。你這態度的光明，偉大，我相信且哥終有發見出而了解你的一日。你快要南歸了，且哥張張信要你南下去結婚，你說你自己沒有成見，大概不會結婚，在我看來這事大概是會實現的。你怕且哥和你結婚後要干涉你整天埋頭讀書，要干涉你做個正正經經的人，要干涉你不要出來交遊，你好像很是抱着般憂。L姊，我以為你和且哥是愛情的結合，在愛神的當前，什麼事不容易解決呢？將來也許有時你讓步些，遷就他的意思；也許有時他讓步些，遷就你的意思；什麼都容易解決呢。

好了，話說得太遠了，好像討論什麼社會問題似的，我自己寫到此地亦覺得態度太正經了，正經的架子，多麼討人厭呀！尤其是在天真爛漫的你看來，L姊，也許要作三日嘔。然而，讓我再說一句：這些話，的確是由你我昨日會談半日之後引起來的，你看後生了什麼感想呢？

太正經了，太正經了，好樣老頭子所說似的！是不是？  
像我這樣的人人是不配說什麼愛的，我唯一的願望  
就是望你此後不要忘記了：我是你的忠實的朋友。

HC，六月十九日。

右信昨日寫好未發，頃間又聞你決明晨離京南下，  
真的嗎。

你昨天爲什麼和我說慢幾天再走呢？又聞你今日在  
學校已獨自哭了一天云云，L姊，你哭什麼？你那  
邊有你的親戚，有你的同學，我想去找你問個究竟，  
終覺不便。L姊，你到底哭什麼呢？廿日下午又書。

### 隨感錄

#### 三七 整頓學風之系統

右拉

北京政府所歷來想做而做不成的整頓學風這件大事  
業，現在居然辦成功了。九校算是合併改組了，其實有  
許多部科還是依然故我，一點不受到影響，單是換了一  
塊招牌罷了，其中最受整頓者只有北大文科與藝專。藝  
專因爲有「男露陽物女露陰戶」的關係，非嚴辦不足以  
維持世道人心，這是別一問題，至于非拆掉北大文科不

可的原因却有更深遠的歷史。民國以來以北大文科爲目  
標的整頓學風運動已有過兩回，其一是林紆時代，其二  
是章士釗時代。林紆只是一個衛道的清孝廉，手裏並沒  
有政權，因痛恨新青年之搗亂。又有北大學生張寥子等  
的挑撥，所以會同林白水的公言報（安福部機關）高唱打  
倒北大，但是不幸沒有成功，還連累了張寥子被斥革了  
事。在章士釗時代，情形却絕不相同：章士釗是「忝侍  
政席」的教育總長，北大的內應則是東吉祥派，即所謂  
正人君子，也即是現代評論派之一部分（？）。正人君子  
平日的宣傳便是說，北大中理科勝于法科，法科勝于文  
科，而文科中又以某系爲最壞，此即西瑩先生「某籍某  
系」之說是也。不幸章士釗虛有其表，虎頭蛇尾，費盡  
氣力以與「巴爾幹」之毛丫頭相打，將肅清北大之事因循  
不舉，而機會如鳥飛去不復來，終於與執政公同下野，  
重辜東吉祥派之雅屬。今也，在鎮威軍時代而整頓學風  
之大業終以成矣。夷考其實，則除爲了物戶問題而藝  
專發生糾葛外，一切舉措固無有不與章士釗暨東吉祥派  
之意合者，特別是以史籍爲文科教務長，以孫雄爲「某

系」主任是也。這個年頭兒的這種設施原是當然之至，倒是妄肆譏評的人不免有不見過世面之誚，吾輩亦何必自去找尋無聊乎，我這里所欲闡明者，不過是這一點：此刻現在之整頓學風卽繼章士釗未竟之緒，而其道統則承自東吉祥之正人君子云。——或曰，現代派已全體加入國民黨矣，而此間則安國軍也；夫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烏在其能承道統也？答曰，唯唯，否否。夫道若大路然，大家都可以走也。君不見北方討赤之業，南方以清黨完成之而更有出藍之譽歟？君猶有黨派南北之見，烏足以語道統！客乃垂頭喪氣而退。奉憲諭禁止白話文之日，卽丁卯中秋前一日也。

### 三八 老朽的世界

將來這世界究竟到甚末地步，實在不堪設想；新的萌芽雖已滋生，但舊的根苗總是防止它的生長。「小伙子」們不只受着精神和物質的二重的苦痛，並且他們的嘴也該縫閉，不許出口大氣，把他們的手脚也都捆起，不準胡寫亂顛。

記得有一本經上說，「你們祇要信，不要疑惑。」

我們華夏之邦的老者們常對子女講的話也是：我們都是過來的人，你們還太年青，你們又懂得甚末？這裏那有你們說話的份！

這些「胸有成竹」老朽的話，除非帶着一付墨鏡，閒着吸袋關東煙，喝壺紹興酒或是「老白乾」（自然吃「雪茄」喝「白蘭地」的亦大有人在），整日死不死活不活的人是說不出來的。攷其故，則知老朽的世界是另有妙在。那裏的人生途徑是直的，吃飽了睡，睡醒了吃，若是有些曲折點綴的話，也一定是生官發財養兒抱孫，旁的是滿不聽題。——如果有人提到帝國侵掠的可怕，知道帝國是個何等玩意的，真可算手屈一指了。「時過境遷」四個字在老舊世界裏的人的耳鼓上，是絲毫反應得不到的。

還不止此，那世界更何曾有過革新和進攻的勇氣？不過是「對付」而已。而對付也只是在物質的環境中，真的生活早已失之九霄，這話在我國處處都可找到活的證據。有的是終日苟延殘喘，顧不到身外的一切；擁有巨資者，則酒茶飯後，飽睡養神（應該是「臚」），時或

出遊，汽車跑得飛快，（街巷久餓的乞丐的腿豈但追隨不上而已，且或闖上卽有性命之虞，）車外的七股八雜又豈能在心上印些痕跡？再不就是頭昏眼花，除了講些孫猴八戒西天取經一類的故事，鬥小孩們笑一笑外，別的也是無所是事。

近幾年來，許多老人們都說青年們是太理想化了——不，理想化三個字是我替造的，其實老人們都說青年人，「放着好好的書不念，竟瞎胡鬧。」照理說，睜着眼向前看或趨於太理想，但要合上眼只回憶往事，自然也免不了流於正牌的頑固。理想有實現來臨的時節，是為拯救已往的錯誤而有的，頑固却沒有半點救星；一是宇宙間的火把，一是世界毀滅的根源。自己好吃酸「泔水」，必要攔阻人不喝牛奶，豈不是和瞎子強逼着二目皆全的人，一定要閉上眼走路一樣的無聊和可笑！

說了這些不順馴的話，自然有些老者能了解我怒過我，同時也必惹得好多老人拍桌大罵我「混賬」，好在我國有句俗話——越罵越結實，罵也罵不丟一層皮也。

九月七日，京西。

## 三九 看報須知

紫 蒼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即大清宣統天皇帝九年八月初二日，京津的各種報紙上都載有「美艦與黨軍在南京下游發生砲擊」一段新聞。但他們所標的題目却矛盾異常，茲摘錄大公報、晨報及順天時報的標題語於下：

大公報：美艦又亂開槍 在江岸戰事中

晨報：黨軍與美艦砲擊 無甚損傷

順天時報：南京下游 黨軍擊美艦 美艦亦遠砲

大開機關槍

由上列三報的標題語看來，開釁的責任，依大公報的意思，應歸美艦單獨擔負；晨報則擬由美艦與黨軍，平均擔負，無是非曲直之可言；而在順天時報便想把這開砲的罪完全歸在「我國」——順天時報的記者慣作認親的技師，稱支那為「我國」——的黨軍身上。噫，好能幹的順天時報呀！

奉勸「我國」能看報的諸君呀！你們須當注意，要認識清楚，那種報是真中國人辦的，可以看；那種報是

半中國人——帝國主義的走狗或其走狗的走狗——辦的，可以不看；那種報是真帝國主義辦的，千萬不要看。不然，我便只得大呼一聲：「穿好盔甲，謹防暗箭。」

#### 四〇 偶感之四

豈明

昨夜友人來談，說起一月前大公報上載吳稚暉致汪精衛函，挖苦在江浙被清的人，說什麼毫無殺身成仁的模樣，都是叩頭乞命，畢瑟可憐云云。本來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即使真是如此，也應哀矜勿喜，決不能當作嘲弄的資料，何況事實並不盡然，據友人所知道，在其友處見一馬某所寄遺書，文字均甚安詳，又從上海得知，北大女生劉尊一被殺，亦極從容，此外我們所不知道的還很多。吳稚暉在南方不但鼓吹殺人，還要搖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種殘忍行為蓋與漆髑髏為飲器無甚差異。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殺，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尸骨，加以身後之惡名，則非極墮落野蠻之人不願為也。吳稚暉是十足老中國人，我們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永樂乾隆的鬼來，于此足見遺傳之可怕，而中國與文明之距離也還不知有若干萬里。

我聽了友人的話不禁有所感觸。整一個月以前，有敬仔君從河北寄一封信來，和我討論吳公問題，我寫了一張回信，本想發表，後來聽說吳蔡已隨蔣總司令而下野，所以也就中止了；現在又找了出來，把上半篇抄在這裡：

「我們平常不通世故，輕信衆生，及見真形，遂感幻滅，憤恚失望，繼以訶責，其實亦大可笑，無非自表其見識之幼稚而已。語云，「少所見，多所怪，見羸駝謂馬腫背，」痛哉斯言。愚前見甲寅現代，以為此輩紳士不應如是，輒「動感情」，加以抨擊，後稍省悟，知此正是本相，而吾輩之怪訝為不見世面也。今于吳老先生亦復如此，千年老尾既已顯露，吾人何必更加指斥，直趨而過之可矣。……」

我很同情于友人的憤激的話，（但他並不是OP，替他聲明一句，）我也仍信任我信裏的冷靜的意見，但我總覺得中國這種傳統的刻薄卑劣根是性要不得的，特別尤其在這個革命時代。我最佩服克魯巴金（？）所說的俄國女革命黨的態度，她和幾個同志懷了炸彈去暗殺俄

皇，後來別人的彈先發，亞力山大炸倒在地，她却仍懷了炸彈跑去救助這垂死的傷人，因為此刻在她的眼中他已經不是敵人而是受苦的同類了。（她自己當然被捕，與同志均處死刑了）。但是，這豈是中國人所能懂的麼？

#### 四一 劉富槐亦上條陳

房密

前此教育部出題賦得整頓學風，徵求條陳，發表結果是第一名姚人龍，聽說已授教育部秘書兼京大校長秘書云。現在第二名的會墨也發表了，其人則為劉富槐。案查十四年北大職員錄載，劉富槐，史學系中國中古史講師，又存粹醫話卷四載有劉農伯所著之一產後不謹房事成癱」等三篇，我們不知道劉公的新職是什麼。關於他的舊事所知道的僅此而已。本來條陳原係人人可上之物，而人亦均係可上條陳之人，然而劉富槐之條陳殊無足異，而報上乃特別著一「亦」字，殆亦未免所見不廣耶。唯以吾輩觀之，則劉公之條陳自不能怎麼高明，即如第一日所揭載之部分中有「以言課授文字，則洋文多而中文少，以言鐘點價格，則洋文高而中文低」聯，此不特與事實不盡符，且併露出老儒之貪嫉相，不免

「有傷大雅」矣。雖然，條陳之為物本屬條陳而已耳，殊不必多所計量，但於茶前飯後偶一披覽，得少愉樂，功同藥石，此則諸新貴人之墨卷對於吾儕小人之最大益處也。

#### 四二 胡適罪狀

亞立

當局將亦化討平後，現在又開始攻擊白話了；亦化的領袖陳獨秀，固已成爲衆矢之的，白話的巨魁胡適今亦應受口誅筆伐了。敵人本政府的通令，將白話禍國的理由，列舉如下，以張旗鼓。

（一）弁髦文言 自胡適提倡白話以來，學校對於文言多棄置不用。夫文言者，乃我古聖先賢費盡無數心血之結晶也，今一旦廢弛，其何以見先人於地下？若以白話易學，夫人易曉，則天下之人皆成文士，士奚足貴，豈不背「士爲四民之首」之古訓乎？此其禍國者一。

（二）標新藏拙 歐風東漸，士趨詭異，學校教師，每擅變學章，自標新奇，以投學子之所好。夫白話本粗陋之言。牧豎皆能，豈堪作爲教材，頒諸庠序。而士子習焉不察，羣趨若鶩，推其原因，無非因文言難解難作，而欲借白話以藏拙也。長此以往，大塊文章將亡無日矣。

此有心者之所以痛也！或謂白話用廣省時，而文言則否，吾人爲惜陰實用計，故捨文而就白。若然者，其何以解於孤桐社主「二桃殺三士」乎？此其禍國者二。

(三)俚鄙流傳 白話暢行，世風日降，學子行文，日趨鄙俗，稱「然則」而曰「那麼」，用「呢嗎」以代「歟乎」，詞粗語俚，刺耳不堪，大失古人爲文貴涵蓄之意，害辭傷雅，莫此爲甚。若謂「詞達而已矣，何以文爲」，「是非孔子之言也。此其禍國者三。」

(四)斯文將喪 斯文將喪，孔子憂之，况吾輩非聖人乎。考斯文者國粹也，國粹者文言也，文言爲吾國精神文明之表現，而外夷之所無也。今若喪之，其將何以王天下而撫四夷乎？是其禍國者四。

綜上四端，白話之禍烈矣。胡適之罪極矣。

該禁哉白話，該罵哉胡適！

本編修右拉，有書有筆，不蔓不支。惜首尾不稱，雖曰浮得以毒攻毒之意，究未免俚鄙有流傳之慮耳。

#### 四三 穿號衣運動

京兆布衣冰川

自從當今「管學大臣」上任以來，百廢俱興，目張網舉，舉其犖犖大者來說，則有什麼京師大學的復興呀，學部將設戒尺打學生呀，解散各校學生會呀，禁止「足引起人類性慾」的裸體畫的製作呀，諸如此類等等，可以說是頗能極「回昔」的能事了。不用忙，還有呢。昨天各報載，學部前晚通令京大各科部及軍政府所屬各教育廳，令各學校嗣後一律禁用白話文；同時京大校長辦公室又函京師公立各小學因「男女雜坐，雖屬童幼，揆之男女有別之義，大相違背」，所以「亟亟仿日本小學辦法，男女學生，分別坐位，中留隙地，以示隔離」。這些在區區都認爲衛道的必要工作，除了讚嘆之外，自無有異議。

此外前天晚上學部又通令京大各科部，限制學生此後所穿服衣均須用土產棉布，不得稍涉奢侈品，理由是。「學生在校服裝以樸素爲宜，質料以堅韌爲尙，但求整潔，何厭麤疏？……邇來學章漸弛，習俗漸奢，衣

裳既爭炫鮮華，花樣又務求新異，服之不稱，物議徒滋。」其實這層似乎用不著「大部」費心，即如區區和許多朋友一向就實行了，今竟不嫌其煩，而通令之，想見辦事之認真焉。因此區區特進一步提出穿號衣運動的口號來，以備採納。但是，可惜的很，區區不會做姚劉二公那樣好的文章，而只會寫犯禁的白話文，否則條而陳之，「祿在其中矣！」

所謂穿號衣運動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新發明，而只是師法洋車夫穿號衣的辦法擴而充之罷了。原來現在的學風，實在是頗為囂張的了，既老爺之未做，乃人妻之是公。夫討小老婆乃吾輩之天職。穿好衣裳而作狹斜遊亦名士風流，足以歌之咏之事，你等束髮小生，安得僭越？尤有甚者，詩書束於高閣，而侈口大談戀愛；經傳視同等閒，遂信筆做其白文，此而不禁，將不知伊於胡底矣：謹按，士風不良，檢蕩踰閒。實由於「服之不稱」之故，所以區區主張按照洋車夫領號衣辦法，由官家頒給號衣，每人一套，無論何時何地必須穿上。號衣背上

除記明號碼外，加記某科某部字樣，以便遇穿着者有違法行動（如與女人說話或逛公園等）時，即隨時登錄，按號嚴懲不貸。至於衣料一項，鄙意即可以洋車夫所用之黃布充之，因很合於「樸素堅韌」的條件也。此計一行，則杜漸防微，可望維禮教於不墜，復士風於淳樸，國家前途實利賴之矣。

一九二七，九，十即古曆中秋節也。

### 同善社的心理學

豈明先生：

不知道在那幾期的語絲上，看見先生有幾段論及同善社的文章，當時我也沒有特別注意到，以為這些什麼「社」啦，「會」啦，恐怕到現在都已成了化石，只有成了化石的人們，才去奉行，於我們這些自以為青年的青年，總不致於發生什麼應響的。焉知「事竟有大謬不然者」！

慚愧，還沒有中學程度的我，處處只低首下心。——

並不是想效「聖賢之徒」的卑恭自遜，實恐怕要遭碰壁耳，今年，榮幸，遇到幾個好談革命和主義的朋友，據說他們都是什麼「洋學堂」裏的大學生呢。一口「洋文」，天然是說得很流利的。中文呢？也能夠讀「張博士」所編的性史，那時候我的「私心」，「竊喜」極了，以為遇和可以請教的「益友」了！噯，也奇怪，有一天他們竟大談特談地議論起同善社來。說得是如何神秘，玄虛，靈驗，偉大，還說能夠却病延年呢！末了，他們要想進去，不過聽說「社」裏已經封了門，不再收「徒弟」，他們因之竟不勝悻悻！那時不自量的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也就反詰幾句。「惶恐無地」，竟受到這樣的教訓了：「這是心理學嘍，你又沒有研究，如何懂得！」喔，喔！可憐不學無知的我，於是乎，只得始則唯唯，終於默然，默然於我自己的不學，無以對高朋耳！但是不肯「虛心受教」的我，總有些不解，是豈國粹而終應保存乎？狗抓地氈之定例終不能廢除乎？真的是心理學而亟亟乎須研究乎？抑……乎？我知先生亦懂得「洋文」的——雖然不是心理學家，還請先生有以教我！

言善，七，十九，於蘇州。

### 毛邊裝訂餘論

豈明先生：

讀了語絲第一百四十一期黃汝翼先生通信，關於毛邊裝訂的問題，我是不同意的，雖然以前討論這個問題的文字，我還沒有看見。黃先生引方君的話「如果全國內平均每天單有五萬人在讀毛邊裝訂的雜誌及書籍，每日每人平均十分鐘而說，那末，全國內的一般讀者，每天就空耗去八千多個鐘頭，一年內就要空耗去四百多萬個鐘頭。」這話太玄妙了。須知讀者買回一本毛邊的書報，自己一葉一葉用刀割開，是極有趣味的，正是讀者的權利，即如方君所說，每人每日耗去十分鐘時間，也沒有什麼可惜，況普通數十頁的書報，祇須一舉手之勞乎。黃先生又說「我想多數讀者，總寧願購時多出幾分錢，不願正高興閱讀時感受沒刀子的痛苦，」這可不必慮，當然先割開再讀，並不能是因爲讀一葉才要割一葉。我却沒感到這種痛苦。不過我由太原到綏遠，想買一本狂言十番及陀螺，而各書局所有的，都是裁過的，沒有毛邊者，我終於沒有買，這却感到困難了，雖然於先生沒有什麼關係。至於美的問題，「齊齊整整」固然

是美，「亂頭相服」不也是自然麼？這是我的一點意見，也諒是一種愛好毛邊裝訂的「偏心」吧。質之先生，以為如何？

原石民，八月八日。

豈明案，有人要毛邊，有人不要毛邊，這是一人的嗜好問題，不是理論可以解決的，書店的一個辦法便是訂成毛邊與非毛邊的，讓主顧自由選擇，但是似乎因了經驗的教訓，現在書店大抵多訂井毛邊的書發售，以致如原先那樣想買毛邊書的人中無處尋找，實在是很對不起的，雖然這是現代的德謨克拉斯的規則，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不管多數的意見如何。八月十三日。

### 隨着錄

### 刑顛

右老主隨感錄政。愚小子竊以為這個年頭兒「錄」不能「隨」，「感」豈得「錄」？偶因無聊，披閱破舊筆記，於馮夢龍古今談概微詞部見「寓言」五則，頗覺有趣。順便抄出，加上標點，不增不減，公諸大家；倒比山叔一不小心自「火山」之上，下落黃泉，從此「幽明異路」，只得往亂壇中做「仙翁」的快活。然則，「賜顧」（看也）諸君，請認明「隨着錄」牌號，悞可也。

子思薦苟變於衛侯。一日，子思適衛，變擁篲郊迎，執弟子禮甚恭。變有少子亦從。子思訝問何人。左右曰：「此苟弟子孩兒。」

有夢至上清謁天帝者，見一人戎服帶劍而無首，頭血淋漓，手持奏章而進。其詞曰：「一訴冤臣秦國樊于期，得罪亡奔在燕，有不了事：衛荆軻借去頭顱一個，至今本利未還。燕太子丹見證。伏乞追給。」天帝覽之，額額而言之：「渠自家手脚也沒討處，何假還你頭顱？」

鍾馗生日，其妹具禮賀之，一大鬼願挑擔去。妹作書云：「酒一尊，鬼一個，挑來與兄作慶賀。兄若嫌鬼小，挑擔的湊兩個。」馗喜，俱命庖人烹之。二鬼相向而泣。小鬼曰：「我被捉來無奈，誰教你挑這擔兒？」

明皇與貴妃雙陸，命力士伏地，以背承盤。明皇呼紅，貴妃呼六。久之，力士在下呼曰：「須放奴婢起來，也擲擲么！」（隱直直腰）

佛經：昔有菩薩身為雀王。慈心齊衆。有虎食獸，骨挂其齒，因餓將終。雀土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骨出虎活。雀飛登樹，說佛經曰：「殺爲凶虐，其惡莫大！」虎聞雀戒救聲，勃然恚曰：「爾始離吾口。而敢多言！」雀速飛去。